

好睏的文學少女，與他所做過的夢

《華麗島的文學少女——黃鳳姿的寫作之路》創作手記

撰文 | 林安狗 · 採訪 | 編輯部 · 人物繪圖 | 樺子

得知要出版以黃鳳姿為題的繪本時，我腦中浮現的是池田敏雄《敗戰日記》寫道——想將黃鳳姿的作品翻譯成「白話文」，配上立石鐵臣的畫製作成繪本——八十年前來不及孵化的提案，竟有機會實現嗎？我感到振奮更且戰戰兢兢。



《華麗島的文學少女——黃鳳姿的寫作之路》（華語版）

林安狗 | 著
陳芊榕 | 繪
臺文館 | 出版



《風華艷艷ê文學少女——黃鳳姿ê寫作人生》（台語版）

林安狗 | 原著
游沛綺 | 台文改寫
陳芊榕 | 繪
臺文館 | 出版

在不同形式中轉譯

過去幾年，我運用黃鳳姿的文本來創作當代藝術的錄像裝置和行為表演，在黃鳳姿寫到的地點朗讀他寫下的文字，以音讀的方式再現他的文學。針對戰前與戰後的文本，我分別以日語、華語進行朗讀，當場有人問：「黃鳳姿是臺灣人、你也是臺

灣人，怎麼不用台語來讀？」我的答案是，因為日語是黃鳳姿的「國語」，而華語則是我的「國語」，突顯相異時代語言的相同不幸，以及兩者不幸之交疊，才是我的創作意圖。作為和黃鳳姿一樣失落了母語的人，我非常開心這次的出版計畫從一開始就規劃了台文本。

除了當代藝術和繪本，我也正在將黃鳳姿的故事改編為漫畫腳本。各形式之間的轉換很好玩，我給自己定的規則是，每遇到一個媒介，我要說一個不同的故事，因為關於黃鳳姿及其周遭，實在太多故事可說了。這要歸功於早先為了從事非虛構寫作所進行的田野調查，每次轉譯固然有其需顧及的面向，非虛構書寫對我來說像是基礎工程，是一種讓歷史重新與當代產生連結的方式，後續我只需要去調整故事的調性、考慮是否適合該形式的目標讀者或觀者。

繪本故事的靈感來源

雖然黃鳳姿在臺灣兒童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，不過他當時的寫作狀態，可說十分不符合兒童的福祉：

「某天夜裡非常地睏，就這樣伏案一路睡到早上。……還有一次，冷到手凍得快裂開，連鉛筆都握不住。就這樣足足寫了三個月，到了三月底總算大致完稿。我到現在還是會半夜爬起來用功，就是當時養成的習慣。」

——〈書寫七娘媽生的時候〉，《臺灣藝術》（1940.07）

編輯之雅建議我在敘事上使用虛實交錯的手法時，我立刻想到黃鳳姿上面這段創作自述。試想，一名年僅11歲的孩童除了學校的正規課業，竟然還得長期在深夜

台文版的譯寫思考

我自己平時看台文繪本的時候，偶爾發現其中的台文是用華語的語法來思考，而不是台語真正的說法，所以我自己再翻譯的時候，也會一直有意識的抽離、回看自己是否擺脫華語本位的思考，並挖掘某句話在台語情境中的實際說法。另外，這本書的受眾是兒少，因此不能為了表現道地的台語而使用艱澀的字，例如我原本有在書中寫一句「名聲真故（tháu）」，後來改成「名聲迴四海」，讓讀者看了可以更容易理解。



游沛綺（台文改寫）

女性團隊的共鳴

安狗和我們分享，過去時代幾乎都是從男性的視角看事情，但黃鳳姿所寫的作品內容大多來自他向媽媽、阿姨、阿媽的請益，某種程度上來說，是透過女性身分、也以女性角度傳承的文化。此外，黃鳳姿後來的書寫，試圖重建媽媽、阿媽所經歷過的年代，剛好這本書的創作編輯團隊都是女性，因此挑選黃鳳姿、製作他的繪本，也特別有意義。我自己認為，這次合作是跨時空的女性創作者交流大會，他們都享受著（也展現出）每個時刻的創作熱情、對日常深入的觀察力，還有對島嶼風土的愛。



鄭之雅（編輯）

繪製歷史故事的挑戰

畫這本書的時候，畫面中出現的建築物、人物服裝、背景裝飾物都需要講究考據，否則錯誤的資訊會讓故事的時代設定跑掉。這是我第一次繪製以真實歷史人物為基礎的故事，學習到做這類型題材，真的需要顧及許多細節。



陳芊榕（繪者）

芊榕擅長捕捉人物神韻，有非常多小誌作品的生活味道濃烈，所以由他來詮釋這個故事，正呼應了黃鳳姿的書寫，再適合也不過了！尤其這次圖像的線條感更進化，還嘗試了雙色，並參考過去黃鳳姿作品的封面配色，特地挑選帶有螢光的鵝黃與桃紅（因此印刷上選擇了托墨的紙材，也加了螢光墨），再加上立石鐵臣、西川滿、菊池寬等日治文人的生動刻畫，此次的每一張圖都頗有可愛親切、優雅而又有些爽朗的氣質。



鄭之雅（編輯）

寫作……好想通報113！於是，我在繪本中安排睡眠不足的小鳳姿做了一個夢，又讓他在課堂上恍神、擔心遭到新老師的斥責，試著讓早慧的作家流露出生活的一面，避免小讀者覺得他是高高在上的天才而產生距離感。

另外，黃鳳姿寫過很多民間傳說，編輯也特別問我，為什麼最後選擇了〈黃三桂和隕石〉出現在繪本裡，而不是更知名的〈蛇狼君〉、〈取紙某〉、〈無某無猿〉？

一個有趣的事實是，黃三桂家就在黃鳳姿家南方五十公尺，而且黃三桂家的照片曾經登上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比起其他民間傳說更切身、具有在地性，順帶標誌了黃鳳姿的出身地「艋舺」。我曾想去尋找這顆隕石，苦無線索；卻在臺北的新書發表會後，遇見一位艋舺人，他過來告訴我：「那顆石頭還在！只是被他們後代收起來了。」果然田野調查是一條無止盡的不歸路。

視他為一個真正的「人」

隨著近年檔案資源的公開和數位化，文學少女的生活軌跡越來越明朗，轉眼間我關注黃鳳姿快十年了。為什麼他這麼吸引我？我時常自問。這可能和我訪查時的遭遇有關。

「小女生出書當作家？都日本人幫她寫的啦！」這人大力讚賞池田敏雄對臺灣民俗的貢獻。

「說是出身艋舺，卻根本沒人認識！黃鳳姿可真的存在？詐騙一場。」這人時常在臉書社團分享老照片，他經營的店鋪距離黃鳳姿自家寫作的房間約二十公尺。

「你想想看，臺灣小孩寫日文，有可能嗎？」這人家中長輩是黃鳳姿龍山公學校和第三高女的同窗。

每個用字都需要審慎

有一段的情境是「黃鳳姿硬著頭皮熬夜寫作」，而我當時用了台語的一句「欲上轎才想欲縛跤」，直譯就是要上轎子了才在綁小腳，表示臨時抱佛腳，但後來意識到其中的性別歧視意味，最後改成「火燒目眉」——火燒眉毛了才趕出來。



游沛綺（台文改寫）

以上言論並不真的妨礙我調查，卻造成了精神負擔和情緒勞動。悲觀時的我想放棄溝通，樂觀時的我則很清楚，我要溝通的對象從來不是這些人。當然，黃鳳姿的盛名之下不會只有詆毀，更多的是「臺灣文壇第一美少女」、「地表最強文學小蘿莉」的讚聲，以及聚焦在他戀愛與婚姻的花邊舊聞。無巧不巧，就在這次繪本的創作期間，Threads上出現一篇熱門貼文，是中山女高整理的傑出校友名單，將多位本身自有成就的校友描寫為高官夫人、企業家之母而引起撻伐。相較之下，名列其中的黃鳳姿被標為「女作家」已算事小，唯有條留言黜臭：「上面有男作家是不是？」

年紀、外貌、婚戀佳話……諸如此類無關緊要的話題是女性永恆的負重，最初我也從這些標籤入門。但若不提這些，黃鳳姿是誰？他的作品內容、寫作歷程是什麼？當繪本初稿第二人稱被建議改成「妳」的時候，我無奈向編輯反應：我不使用女字旁的「妳」喔！經過討論，我們乾脆連「她」都捨棄，好好面對作家這個「人」。類似的考量也反映在台文的譯寫上，感謝諾拉老師將某個環節冒出的「欲上轎才想欲縛跤」刪掉，衷心感謝這次合作的團隊，願意為以孩子為讀者的繪本，共同建立起一道性別意識的防火牆。

林安狗

潭子頭家厝人，解嚴前立冬生。臺大臺文所碩士，現職製本工、當代藝術創作者、漫畫編劇。